
彩雲飛過海東頭

景念南太老師百年 兼談其〈新舊文化企業家的反思〉

文 / 徐海東

一、西風黃葉

南太老師在十五歲的時候寫過一首詩：

西風黃葉萬山秋，四顧蒼茫天地悠。

獅子嶺頭迎曉日，彩雲飛過海東頭。

溫州翁垵太老師的家鄉，依山面海。

我三十歲後從一家國營企業下崗，曾經做了近九年的銷售和外貿，走遍千山萬水，雖然業績很好，把市場做進了當時全國規模很大的兩家工廠，其中一家是台資；有位當時陪公司老板打乒乓球的老王也下崗了，他好心地讓我去找老板要每個月兩百元的生活費，我拒絕了；我到了浙江義烏，這裡以做國際貿易聞名，城西佛堂鎮有一千五百多年的雙林寺，是南北朝傅大士的道場，傅大士曾以儒冠、道袍、僧鞋的裝束示現三教和合共處。義烏到溫州，當時乘火車沿金溫鐵路約五個多小時。

三十歲以前，我只想努力工作，在家鄉終老一生；我的

母親念佛，有高血壓等病，一旦她頭暈，立馬能找出原因，要不父親用筆上供，要不佛像沒有擺正，於是開始數落。

我是做塑料行業的銷售和出口，李嘉誠也是做塑膠花發家的，我卻做上癮，到現在還在做塑料行業，經營著鼻屎大的一家進出口公司。

在義烏，空氣都是緊張的，有時四部電話同時響起來，晚上裝櫃，站在托盤上，意氣風發，指揮搬運工人和叉車司機，五六個集裝箱一次裝完，經常忙到凌晨。

閒暇的時候我會讀書，讀完金庸的《天龍八部》，對佛學名詞很多搞不懂，於是找來《憨山大師全集》，讀完《夢遊集》，感嘆怎麼會有這樣儒釋道的通才，佩服之至，我們這個時代會有這樣的大師嗎？於是找到南太老師的《論語別裁》，讀到南太老師對宋儒理學的針砭，覺得真是大快人心，宋儒理學禁錮中國達八百年之久，剽竊佛道，卻打擊佛道，拔高道德標準，脫離人性，上下相欺，非常不厚道。

於是我開始搜尋南太老師的書，從網上金粟閣書店到上海的金陵路，只要能找到的書，囫圇吞棗。原來我們這個時代也有這樣的通才。

南太老師二〇〇二年在義烏雙林寺打禪七，並開始復興

雙林寺舊址。當時我剛到義烏，為生計所迫，根本不知道這件事；後來我嘗試找到太湖大學堂，很想見到南太老師，也參加了當時一個網上見南師的QQ群，聽說在太湖大學堂有上海學員組織的禪七，並找到了當時的一個組織者，都無功而返。

我想見南太老師一面都這麼難；看來還是沒有緣分。微斯人，吾誰與歸？

這時，我的心中滿是「西風黃葉」。

二、萬山秋

在義烏，我組建了小型出口貿易公司，逐步摸索經營管理方法；學習了南太老師的〈新舊企業文化企業家的反思〉，受益匪淺；我是一個小貿易公司老板，若要談大道理，未免力小而任重，我沒有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的氣派，只有臉皮厚，了解其中一些艱辛。

義烏常住的外國人員有數萬人，我的客戶遍及全球很多國家，看到了中國的發展，也看到了國外的變化，經歷了塑料行業的沉浮。

以前敘利亞屬於中東比較富庶的國家，我有一個敘利亞的朋友，做印刷設備，同時做一些BOPP薄膜，我第一次見他在廣交會，當時我在六祖寺住了一晚，他見到我像老

朋友一般，溫和友善的笑容，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他根本不用去參觀工廠，很放心地跟我做了幾年業務，由於敘利亞的戰亂，突然就失去了聯繫，敘利亞衝突造成的難民有五六百萬之多，我通過各種渠道尋找他，希望能給他一點幫助，然而始終沒有消息；科威特的一個客戶卻跟他不一樣，同樣國家經歷了戰火，他卻把公司設立在義烏，除了生意越做越好，還連續在中國生了幾個孩子。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開篇寫到：「《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

國際和國家政治安定是多麼重要，國家政治好了，經濟自然好。怎麼才能讓國際和國家政治都安定下來呢？

南太老師說：「政治好的時候，在中國文化是『安居樂業』四個字，老百姓每個人平安活著安居；樂業很難，那是要人人對前途沒有茫然，一個職業可以永恆地傳下來。」

「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注重政治為主，經濟是輔助的，為什麼？認為政治安定，經濟自然就好。」

南太老師說：中國自丁卯年轉運，有兩百多年的好運，將來超過康乾盛世，誰不想走好運呢？我被南太老師的

話鼓舞著。

我要做事業，什麼是事業？《易經繫辭》說：「舉而措之於天下，謂之事業。」南太老師說：「一個人一輩子，做一件事情對社會大眾有貢獻，對國家民族，對整個的社會，都是一種貢獻，這才算是事業。」

「求名於千載之後，計利於百代以還。」

這才是我要做的，但我要怎樣去做呢？

孟子說：「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我當時常常在周末去參加雙林寺的活動，當時正趕上重修大雄寶殿，於是堅持為重修大雄寶殿做義工，親手抬放過裡面很多佛像。最後大雄寶殿落成，我跟公司同事一起把大雄寶殿前的建築垃圾都清除了。當時，南太老師題寫的「雙林寺」的匾額，還有一塊「大雄寶殿」的匾額已經寫好好放著。

秋天，松柏夾道，雙林寺外的湖面倒影著滿嶺黃葉，黃雲山上寶塔高聳。

我於二〇〇九年參加了上首下愚師父在大連橫山寺的海峽兩岸禪文化交流，其實就是禪七。在圓通寶殿裡，第一次聽到近六百人誦六字大明咒，從來沒有聽到如此悅耳和諧的聲音，不覺淌下了眼淚。但是首愚師父的台灣口音較重，聽不清，遞了一張條子上去，感覺也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於是又開始全國漫遊，朝覲了佛教名山，遠到雲南雞足山，沿著剛開闢的泥濘山路上山。於是出現了上文提到的到六祖寺住了一晚，通過他們捐印了《金剛經》和《六祖壇經》，得到了六祖寺方丈的接見，讓我等三天，他要去廣東講課。我告辭了跑到廣交會見了敘利亞的客戶。

我送女兒去太湖大學堂參加夏令營之前，曾經參加過太老師其他學生的講座，當時有情景對話和發表演講節目，我看到幾位教育界的著名老師帶著幾個孩子，憂心忡忡，除了幾個問題孩子，中國的教育現狀，都是她們糾結的原因，我卻很不以為然。輪到我上台講話的時候，給大家講了一個笑話，一位美國爸爸教育他的兒子說：「華盛頓像你這麼大的時候，非常勤奮，學習成績好的不得了。」誰知道美國孩子卻反駁爸爸：「華盛頓像你這麼大的時候，已經是美國總統。」我不要求孩子，我要求自己。

我怎麼要求自己呢？確實沒有更好的辦法；南太老師又沒機緣見到，尋找了那麼多老師，也沒有找到答案；這時候頗有「萬山秋」的感覺。

三、四顧茫然

雖然從南太老師的教誨中得到了啟發，事非親歷不知難，小公司的管理也是很難的，有三個人的地方就有四套意見。我更經歷了合夥者分道揚鑣，委託管理者越俎代庖，我培養的人員見利忘義等等諸多變故，對人性的貪嗔癡頗有感觸。

管子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南太老師結合時代形勢，闡述為共產主義理想，社會主義福利，資本主義管理，中華文化精神。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

南太老師說：經濟不建立好，這個社會的文化就沒有基礎；反過來說，文化沒有基礎，這個經濟社會發展就是病態。一個國家政治，當財經發展時，如果文化的基礎跟不上，文化沒有跟財經同等的發展，國家社會是很危險的。如果光有文化，財經不發展，老百姓生活也不行。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裡強調：「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家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孔子的弟子子貢，最為富有，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天下，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司馬遷美其名曰「素封。」

魏文侯時的成功商人白圭，他樂觀時變，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童僕共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他經營有道，有伊尹、呂尚之謀，如孫吳用兵，商鞅行法。凡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取予、強不能有所守者，是學不到他的本領。

司馬遷最後指出：「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這不就是禪嗎？無頂、無門、無路。

我只有望洋興嘆！

經濟者，經世濟人，管仲是傑出的代表，他有鮑叔牙這樣的朋友，以及齊桓公這樣的老板。我除了同時具有齊桓公的三大缺點以外，還多了一條，喜歡打牌，回老家後參加了一個近兩百人的老鄉球隊，成為一名兩打一喝運動員：打球、打牌、喝酒。當然齊桓公的兩大優點，除了反應快、決斷快以外，其實還有是一般人不具備的，一條是命好，有個好

平台；二是心量大，容人，識人，信人，智慧是超群的。

這時的我，四顧茫然。

四、天地悠

通過學習南太老師的智慧，我的貿易公司逐步發展，生活也逐步穩定；但內心並沒有安定下來。當房子越來越大，車子越開越新，人格卻越來越渺小了。

《素書》說：「正人者先正己。釋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教人者順。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

南太老師指出：管理最重要的，是老板思想的管理，情緒的管理。個人管理，自我管理是最重要的管理。財勢不能號令天下。

只有做到了正己，繼而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才能做到「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做不到，只能「最下與之爭。」

「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這都是正己的果，因都在正己。很多人熱衷於學習管理學，上手就想管人，從讀南太老師的書，我們才更清楚地明白：自我管理才是人生的第一堂課。而這堂課被我忽略了。

《大禹謨》裡點明管理中心：「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跟我們張老師提出的：「道德讓人敬仰，知識讓人折服，服務讓人讚嘆」，如出一轍。

南太老師指出：最要緊的是自我管理，自我修養，新舊企業家的不同，重點在這裡。

讀到這裡，我沉默了，我只是不停地要，以前要世間法成功，後來又加上了要出世法成功，難度翻倍，痛苦翻倍。

二〇一二年南太老師走了，天心月圓，丹桂飄香，由首愚師父舉辦的紀念法會正好在我的家鄉孝感天紫湖畔舉行。雙林寺大雄寶殿的匾額也是在太老師走了以後掛上去的。

南太老師言猶在耳，他希望我們做一個了不起的、征服自己的人，這是最大的管理學。

我真要的是什麼呢？想想也沒有什麼，我甚至買好兩只內紅外黑的塑料碗，嚮往著布袋和尚的境界：「一鉢千家飯，孤僧萬里遊。青目睹人少，問路白雲頭。」

天地悠悠。

五、迎曉日

南太老師不僅組織了雙林寺舊址的重建，同時開展了全

國各地很多叢林寺院的恢復工作；往佛堂鎮的方向，距離雙林寺約二十公里的赤岸鎮，毗鄰的金華盛產茶花、佛手、火腿，那裡有一千五百多年前達摩禪師開闢的萊山寺道場，南太老師留下了一道伏筆，萊山寺逐步建設成為專門的準提道場，而這是很多人不清楚的，當時萊山寺的土地批文和題字，都是太老師生前幫助做好的。我到萊山寺時寫了一篇文章，被方丈轉載，其中一幅對聯寫道：

「今守信入山，東南形勝，盡歸天龍。聆普陀潮音，錢塘雪浪，金主擲鞭；接甌江帆影，龍湫飛瀑，二謝歸舟；納太湖碧波，靈隱磬聲，恰逢金華茶花，一叢赤岸佛手香。」

昔達摩渡江，曠劫精勤，暫付萊山。壯初唐四傑，稠州賓王，江山行吟；撫幼安南渡，婺州斜陽，雙溪竟流；懷大坪悲願，壇經深心，常憶峨眉金頂，萬山冰雪皓月臨。」

南太老師說：「怎麼用錢？怎麼用得有价值、有意義？這個很難。懂了這個，可以談生意了，那也是懂得賺錢的人生觀了。」

張老師教導我們：「不要賺錢，為人服務。」南太老師也說：「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

人只要老盯著自己的得失，就難免事有礙，理有礙，事

理都有礙。

認識張老師的因緣，是因為有一年我在湖南廣法寺參加朋友組織的新年禪七的時候，同宿舍來自長沙的張師兄告訴我去道南書院。於是，我來到了那裡，在自我介紹欄裡，我寫道：我要做一個自由的人，一個高貴的人。

第一次聽到了老師講道通為一，《論語》開篇：「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朋，兩個月，於是老師講寒山的詩歌：「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聽到這裡，我差點手舞足蹈，這個朋友離我們遠嗎？不遠啊！一直在這啊！第一次感覺到這個朋友的親切，喜不自勝，不可說，不必說，不能說。

原來我們生活的時代還有這樣的導師！這不就是我要找的老師嗎？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我沒有做到，其實是其力不充啊！其力不充，是沒有大願啊！沒真正吃過苦，進不去！

這時，我是道南書院迎曉日。

六、彩雲飛過

在張老師的禪堂，我發願要成為一個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發願容易，發恆久願難。習氣爆發，猶如太陽黑子大爆發，了解一切的存在，猶如過雪山草地，還沒等了解清楚，就奄奄一息。

真難！不獨我在經營過程遇到的人性醜陋，連自己也是百孔千瘡，好不到哪裡。

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世之心胸，這力量該從何而來？

南太老師告誡我們，不管是政治上的老闆，或企業界的老闆，總是自立的在社會上站出來！

諸位修行的老闆，我們是不是更應自立地站起來！

孟子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說：「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倮儻非常之人稱焉！」

把自己交給眾生，絕對不怕吃苦，絕對無我，絕對為他人，就沒事了。

非但我自己如是，多少芸芸眾生，無不在苦海裡沉

浮，世界幾大思想的亂流奔湧，科技在政治、經濟上濫用，導致人跟宇宙，跟自然，跟社會，跟家庭，跟自己都疏離了，解決這些問題，只能回歸到了解一切客觀存在，從《百法明門論》、《八識規矩頌》等入手，綜合《楞嚴經》、《楞伽經》、《華嚴經》、準提咒，來更好地了解自己和一切的客觀存在，歸到本來清淨無事，本來高貴的自己。這才是人類的福音。

老師已經不能久站了，他坐在新禪堂中央一把椅子上，帶領大家行香，最後他大聲疾呼：「讓我們一起來建設人類文化的鐵路，好不好？」

我們大聲答覆老師：「好！」

從孫中山、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都計畫興修金溫鐵路，直到南太老師才修成了，但這不是他最終的目標，他語重心長地說：我們更要修的是全人類的文化鐵路。這才能讓國際國家的政治安定，這才是真正的經世濟人的經濟之學問。

《維摩詰經》是時佛告舍利弗：「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生此。」

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尊！是人乃能捨清淨土，而

來樂此多怒害處。」

維摩詰言：「夫日何故行閻浮提？」……「菩薩如是！雖生不淨佛土，為化眾生，不與愚闇合也，但滅眾生煩惱闇耳！」

中國剛剛閉幕的十九大，對文化做了深刻而重要的闡述：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今天，我有幸能站在這裡報告我的心路歷程，步步離不開南太老師的光輝照耀，直到我來到了道南書院和達摩書院，我終於坦然了，明白了自己要做的是什麼。

道南書院落成前，我提前過來勞動了幾天，當時陽光透過窗櫺，禪堂裏正在調試燈光和音響，我拿著拖把，微風吹拂，做了一首小詩：

樹新栽 天微雲

風吹過禪堂

窗櫺如梯

緣梯望無垠

曲才響 燈已亮

風吹過禪堂

笈帚如杖

倚杖過長江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尚德讀後：

新運聖者興。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於湘潭道南書院